

## 再見夏天

瀛苑副刊

文水爭 圖凌綺

別問我，為什麼今夜窗外的天空特別的深，徹底的藍。

向來喜愛藍色的我，此時此景，竟有意外的窒息。

也許是我太過於認真了，太過執著於收藏那些屬於我的點點滴滴，

因此，面對著那些昔日的照片，才會有著酸酸澀澀的苦楚。

人是屬於歷史的動物，歷史——不停地被創造與改寫，

那些屬於我的歷史，在這大洪流之中，吞沒地無聲無息，不留隻字片語。

於是我，拿起筆，努力為自己做些記錄，

然而面對空白的稿紙，竟有種陌生的疏離，彷彿將寫下的，

已不再是我，而是另一個陌生的人。

於是再又陷入於發呆的狀態。

空白之中，我消失了。

.....

你送我一個指南針，那總讓我想起風中奇緣中才有的浪漫。指南針啊！那是方向的指引，你的暗示性是那麼地模糊，那麼地不可捉摸，使我陷入疑問與猜疑之間，於是我常常面對著它，在小小的房間中，不停地繞著圈子。

「喜歡？不喜歡？」指南針，是要我回到南方去嗎？是要我離開你嗎？還是

……？

「我看不懂指南針。」我放棄了猜疑。「笨蛋！」你不留情地回答，溫度降低，我彷彿聽見雪的聲音，我向來是討厭冬天，你知道的，而你也以格外的呵護：「南方的女孩本是該屬於夏天的」炙熱陪伴。也許你本是屬於北國的，所以這樣的夏天，對你而言是新鮮而特別的，於是你恣意地遨遊於這片溫暖之中，然而當時間久了，好奇心減退了，你說，你該好好地休息了，於是你說該是離開的時候，你要回到那原是屬於你的溫度，將剝落那層因肆無顧忌地放縱而晒傷的皮膚，你說將又會長出新而光潤的皮膚。你說著的時候，眼睛閃爍著星亮。

你的溫度不再屬於是夏天了！

電話那頭，是個女人的聲音，而那股淡淡的秋氣，似有若無地飄來，她說你正在洗澡，於是電話掛上了。沒有任何招呼，落葉襲捲過來。此時此刻，我才了解了指南針的意涵，而那句「笨蛋」罵得真對。此時，我才真正地認識到冬天的肅殺與無情。

當我又再面對著溫暖的大海時，身體已虛弱地無以站立，他送我的指南針在空中劃下了孤獨的拋物線，關於美人魚的傳說，那幻化成泡沫的絕望，我見到了，大海藍得那麼地深沉，那麼地絕然。

後來，天空下起了小雨，海上遠處飄來了一團黑影，漸漸地黑影化開了，戴著橙黃色的蛙鏡，穿著全黑的連身泳衣，他小跑步地從海的那頭向我而來。

「我終於找到妳了！」他拔下蛙鏡，露出明亮而清澈的雙眼，他的笑容，是春天。

「你來這兒找我？」青梅竹馬的玩伴，對他，熟悉不過，但他會出現在這兒，著實令我難解。

「是呀！我一直在找妳。」他的眼神特別地明亮。

「還記得這個嗎？」他拿出戴在頸上的鍊子，上頭綁著半個貝殼，那風吹日曬的痕跡，看得出是與他朝夕相伴。

我點了點頭。

是屬於南國的記憶。

兒時，我與你以及那片溫柔的海域朝夕相伴，是個特別金黃的午後，聽說將有颱風，於是我們在暖風中，相伴到海邊遊玩，突然，你笑嘻嘻地來到我身邊，手上拿著一個完整而潔白的貝殼，上頭還有淡淡的藍色線條，美極了，我不禁對著它讚美，而你得意地露出那春天的微笑。

隔天，醒來的時候，我看到床頭邊擺著那半個貝殼，你將它做成了鍊子，手工精巧而細緻，而貝殼上那淡淡的藍色，天然勾勒出的線條，卻好似你的名字。我對著它微笑，想著你的狂妄與細緻。

「怎麼不戴上？」當我開始留長頭髮而你開始長出鬍鬚時，你總是微笑地問著，似乎我本就該擁有它。

「這樣太像『名牌』了！」我總是輕輕地扎破你的細緻與粗狂。

後來，在一個下著大雪的冬天裡，我獨自到了北國念書，在那之前，我沒向你透露出任何的消息，即使是在離開的那天。我是害怕見到你的眼神，溫柔而明亮，害怕永遠離不開這片溫暖，於是我揹起零散的行李，離開了。

「你不恨我？」雨輕輕地打在臉上。

「啊！是該狠狠地毒打妳一頓的。」玩笑中，我看著你零亂的鬍鬚以及風吹日曬的膚色。

無意間，我看到掉落灘上的指南針，而那針的指向，正指著你。

「笨蛋！」他輕輕敲著我的頭。

繞了那麼多的圈圈，獨自走過了秋冬，才赫然發現原來我仍站在原點，不同的卻是費盡了千辛萬苦，我看著他，笑著，而他依然是那熟悉的笑容。後來，我哭了，他將我緊緊地抱在懷裡，輕輕地說：笨蛋！。

2011/08/16

